



靖草自序

靖草者。茅子採尚書自靖
于先王之說。以名其書。揭者也。
其書揭之大旨有二。一曰請出關
勦奴。請出戰勦妖。而不甘爲雍



容坐守之大將也。茅子豈不知
雍容坐守，不唯可以安其身，而
且以閒日餘力養交蓄名，立取
橫玉。顧乃蹈不測之險，趨速謗
之途，以嘗試其身名哉！以少而

受尚書于祖父，不敢忘自靖之
意，而不欲全身名于亂世。妻
子便親故，而忘其親之訓也。茅
子一儒生耳，人過而用之，使備
行伍，淮陰無縛雞之力，留侯倩

蒼海之錐何足當一面而乃敢
以嘗試其身名哉以
祖宗之德澤正洽
主上之新政方勵

廟堂之幹爲有人所少者一奮

勇之將耳故欲以補其缺略使
勇者奮焉恥其懦者之先也弱
者感焉知其勇者之可先也如
此而中興之業必就則茅子肝
腦在地其魂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而可以見

兩祖

列宗于天上。是時則祖若考方
從我

高后稽顙以報。不負過庭之訓。

茅子身名之泰。豈裂茅錫土之
可傲哉。茅生怡然于天闈帝闕
之間矣。何爲而不自靖

天啓二年冬。日東海波臣茅元
儀自題



靖草目

卷之一

上京塞當事揭

上福清相公書

上高陽相公書

再上高陽相公書

上王霽宇制府書

上閻鳳陽中丞書

靖草目

卷之二

上岳石梁大叅書

與袁自如監軍書

與葉問義贊畫書

與鹿乾嶽職方書

與王具茨職方書

與孫初陽叅畫書

上李嵩毓少司農書

寄董見龍太僕書

以上俱勦奴

卷之三

上南中當事揭

上于振芳攝樞書

上徐玄仗中丞書

以上俱勦妖

靖草 卷一

東海茅元儀止生著

上京塞當事揭

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監生見蒙南京兵部
劄授總統新營練兵未任副將茅元儀揭
為驚捧遴選大將之檄適聞恢復
廟謨已定請置前行冒先登以鼓天下之公

忠以報

累朝之休澤事元儀偃伏菰蘆吟咏誦讀之
外無所它長因感
大有爲之君當方隆之運失算于叛逆小酋以
至智勇俱困祗因人不習兵之故次第其
生平鈐秘之學公之天下不意謬爲人知
以致七奉

聖旨下部議覆又奉科抄禮聘自揣疎闊不敢
請纓自効于今年九月初十日奉到本府

抄送

南京兵部署部事吏部尚書孫 照會浙
江布政使司內開爲奉

旨特遴大將真材以備戰勦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照得

邦家多故中外可虞本部近奉

欽依添選精兵五千四百名特立新營分設營
官三員以備實戰例應設官總練念當久

弛積弱之時欲建起弊興衰之業非有超
世奇才不克斯任必當旁求俊乂以副其
選查得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監生茅元儀
識達古今才兼文武卷舒天地造車閑成
算于胷中變合風雲運籌妙神機于掌上
累經南北中外大僚臺省連章交薦七奉
明綸下部議用名聞
朝野久勤拊髀之思旌賁丘園宜備登壇之

選本部已經與臺省會議授叅副優銜先
料理營務簡練兵馬以備不時調遣俟有
成效卽行

題請合行本處布政司敦促前赴

留都惟本生念四郊多壘之大耻勿緣行藏
不決而遲回以空負明時體

一人重將之深心勿因文武異途而瞻顧以自
負所學早策勲以酬壯志誓破虜以報

世恩是所至望也等情轉行本府遵文差官備
禮敦促前赴

留都隨該本部差官齎付劄付一道內開前
事一面移文浙江布政司徵聘外再照召
募三營新兵見今議委提督統轄查募到
者尚未及半募練須屬一人然後號令畫
一事權不紊可責成效此實節制之大綱
相應專委爲此劄仰本官即便遵照以副

將職銜前項未足兵勇分委杰將各處遴
選完日另報其見在新兵督同遊擊等官
設法教演務要鼓舞將吏上下和協簡練
士卒有勇知方足備征調實用建功策勲
酬知報

國在此一舉其殫竭周旋毋負選舉會薦至
意等情捧檄驚惶措躬無地竊念元儀雖
讀父書非有獨傳圯下之秘屢經文戰亦

非隴上躬耕之倫本是庸流難膺異典屢
污薦牘或疑市駿之微權忽冒登壇難免
一軍之盡駭但時當孔亟觸地危機進有
矢石之虞退有文網之密雖絕清華之前
路不敢冒彈雀之間評實奪丘壑之生涯
難免致移文之顯責獨念世沐

恩七勤

明詔今留樞重地冢宰重臣委以一旅之師敢

復殘軀自愛雖副將崇銜宜俟

明旨不敢擅叨然本郡奉文督促不敢固辭已
一面別毋辭墓約結同心舊侶制造堪試
便器以聽該部酌處外竊讀邸報高陽相
公有經略遽難得人一疏已蒙

俞旨則今日

廟堂之議非復向株守一關棄千里之疆忘
三敗之耻之故智矣元儀往在長安廣寧

未破屢效渡河之策于

廟堂今有恢復之舉正儀素志自酬之日雖
妖賊四起中原騷動

留都固非無事之地然內地之禍皆因外難
未靖乘釁竊發使叛逆攘據之故疆能一
舉而恢復則黔黎耕鑿之樂上自不戰而
救寧且重臣如樞相亦秉師極塞見任之
監軍亦請改戎服元儀何敢以進退維谷

文武異途而遲回瞻顧亦安敢以一介書
生初叨麾節反居內地暱便就安乎伏唯
台臺俯鑒孤忠痛憤百倍常情亮知秉鉞
揮戈恥居人後仰唯

廟謨所定前行所至無論寧前廣寧渡河渡
海卽充前伍首蹈危疆元儀御軍制陣素
賦有成法使得盡竭其愚如可採擇不妨如
天措置定能仰仗

天威大杼宿憤伏乞俯爲代
題以鼓動天下忠義之士使競赴危邊各効
所長以圖萬全之策以建不世之勲元儀
雖塵骨粉軀亦可以上報

二祖

十宗於天上下見先祖先父于九原矣爲此具
揭須至揭者

上福清相公書

元儀前者捧接鼎函長跪發讀感而欲泣
以至賤之士當極疎之餘而始終存注不
渝此古人復起其用心之厚不能過也獨
命元儀急宜趨入長安以俟擢用則儀竊
未敢何也士各有分誼負笈跨衛于有司
之試此明例也雖周孔復生不能舍此以
行道其來也分也誼也如以末才剩技足

以備封疆緩急則譬之匹夫拳技亦必待
募而始出應以列行伍儀既自在不能復
直矣春間科抄至聘禮至而終于不來一
日望望然向

國門知者以爲賢相之召不知者以山中寂
寞猿鶴無緣故有急售之色此實所不安
也頃南冢宰孫公攝樞務令儀爲副將將
新兵六千以振

留都神氣元儀之敬冢宰如敬神明得出其
門雖毀冠裂冕豈非大幸然而不敢任也
何也以儀不自意當世則一命爲過使肯
僕僕棘闈則賢科甲榜亦非意外之事今
使之兜牟而裊襠不過以公家之急不敢
自愛其身耳

留都雖重地然關一日不破則中原一日不
至于大敗今既不株守一關則正當使愚

而不愛命如元儀輩者爲前鋒乃復臥于
重裯累幄之間此儀所不安也向承誨教
謂高陽相公亦欲用儀而恐所用者不足
滿儀之意嗟乎滿儀之意則儀三歲一入
棘闈亦或可庶幾焉又何必向死中求活
耶或者知已在揆地不忍使頗讀書工文
事者伍白丁而唯諾耳然而儀竊不然空
言拜將可行之

主上而不可行之大臣今樞相旣待身邊上亦
屈兩府之尊矣儀又何愛焉卽以豕宰所
劄授擬題之副將使伍白丁爲唯諾苟得
樹尺寸亦所甘心矣伏望相公終始成其
志如其不可則冬春之間所爲料理新營
之事已可有次第足備緩急亦足以仰報
豕宰之知遇初服歸空山續先人之史業
待綠野再開北面請益其樂更大酌

恩無地非敢忘

恩酌知不得非敢負知生可以見父執之相公
死可以見先人于地下矣

上高陽相公書

伏惟相公宣麻之日儀肅拜一函恭陳私
忭伏蒙不遺遠勤批荅嗣後曾以一將權
隆將禮足兵食練兵膽四事奏讀掌記而
客爲書郵者未知其能達否自後竄伏五
湖之濱竊計長往之業不敢復以一字干
典記矣時從邸報聞親視師關上竊爲心
喜近讀累疏于恢復大計詳哉其言之也

元儀以不肖之軀受羣公之知固非一人
然知之深信之篤譽之所試而不虞其過
未有如相公者也使相公在

廟堂雍雍穆穆佐

天子文明之治則元儀謳咏盛事傳之後人悠
悠一壑足以自老何敢妄言國士之知思
附皂衣之末乎今相公不難屈莫可加之
尊任莫肯捐之擔以有進無退誓之已以
成敗利鈍付之天元儀最賤士也然枕戈
待旦思報

國仇相公亦知之久矣不于此時請効死前驅
更何待乎頃南冢宰孫公謬以儀爲大將
之選新收君子六千欲以儀爲主將檄下
本郡日夕敦促元儀竊伏念之士之所以
自立者以不媿其初心也天下日夕所患
苦者奴虜元儀日夕所欲誅夷者奴虜元

儀一生所受知者相公相公所不惜其
萬金之軀而置之沙漠之區者亦唯此奴
虜也豕宰各舉其職故使先効節于內地
耳然儀終身守桑樞老芸編則已耳苟服
桑帶鞬稱戈立矛爲諸士卒先又安敢一
日自安于內地乎伏唯相公方略所定旌
旗所指首至何地無論寧前廣寧渡河渡
海請以儀置前行儀雖不武不敢自後于

士卒今在關之將吏欲戰者指尚可屈海
內徵募之將材勇士皆望關而色戰使如
元儀者以怯書生爲三軍前登豈不足以
風示天下乎竊儀去歲瀕發之日蒙相公
錫行之詩歌其卒章曰待爾翻飛日時清
會有期夫能使時清者相公也能使儀翻
飛者亦相公也欲使儀翻飛而共効時清
之術唯相公命欲急于時之清卽儀而亦

使得翻飛以自見亦唯相公命相公又何
惜一言于

吾君乎願相公之弗疑也若其不足任則相公
姑以爲已死之骨以之招天下不亦可乎
今關上之將士七萬豈盡在儀上乎旣爲
老兵又何論崇卑使與士卒最下者同行
伍亦甘之如飴矣唯願報

國家以報相公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主臣

再上高陽相公書

讀相公視師復命之疏未嘗不累欷而太
息嗚咽而繼之以泣也今天下才相當智
相及凡所以禦奴之策星列臚具未有不
經人道之奇亦未有可偏廢不舉者也其
所失者在虛實在先後爾今大疏有言當
以關門爲實着而用文龍用西虜爲虛着
用文龍宜實而力未能湊故且爲虛言哉

言乎古今人亦約略耳使管葛復生豈能
增一籌乎然仰體相公之心其所謂力有
未及者非特糧餉士卒舟楫器械之未辦
并其任之人而未得也夫三方布置之說
亦已久矣登州一片地開撫軍之府築大
將之壇勤繡衣之募萃江南北之材官蹶
張莫不曰登萊市筋角構竹木易硝鐵莫
不曰登萊至今力有未辦者可思也不在

于天下之精神嚮否而在于一人之志意
實否也今其爲者未嘗不自以爲實而一
失身于始進則護逆黨忌志士罪若與霄
等究竟自護一人始也一失聽無賴則貪
便益懦進取罪亦霄等而究竟終爲無賴
用也如此雖剖心自明豈足以動路人之
悲感

九閹之聽乎至于今日而尤可悲矣辭遼而

就登原以登爲養官之地則悞在當官之人因噎而廢食謂奴必不能渡而我亦必不可渡則悞在其土之人當此兩悞卽相公欲以用虛者始爲用實之基而無如接應日緩口舌易窮并其虛者亦不能持久而圖存也元儀之持此論亦已久矣與之者猶半至于登撫旣敗募使狼狽之後南中士大夫能首肯其言者歐陽黃門一人

能身任其事者于司徒一人而已儀之意以士大夫旣不肯當此責願假儀五千之衆具一歲之資乘風而渡可以使奴之必不渡海使毛文龍之必不敗且以扼奴之必不窺關苟假天之便則鄯善龜茲之功可成而所不敢言也歐陽黃門已將特舉而入告矣有從長安來謂揆地樞地經略無肯言渡海出關者知言之而不聽因勸

止之今見大疏則兩策並舉矣元儀有言
我與奴必無並立之勢我自渡海踰關之
外必無滅奴之策其言似簡切而幸
廟堂之念及此也

二祖

十宗之靈實相公是憑儀向所言者亦其偏師
耳今相公欲爲其實者亦何患力不辦哉
渡海先擇蒿師江南北之水兵鋒莫可當

此儀素所深知者也登萊之民悍而可用
不必遠募此于司徒素所懷來者也舟莫
便于沙船登萊亦有可因之具卽急而募
之江南北千金之舟可以百金雇之一年
而其事辦山東大稔米豆易以糴買火器
器械前撫措置已有頭緒所患者無肯渡
海之文臣而于司徒之輕海若如踐橫汗
所患者無肯衝鋒之介弁使元儀裂冠毀

冕兜牟而衲襜可以爲諸將先所患者無
熟知民俗具悉海內海外情形之士爲之
通此意于

廟堂而宣

廟堂之意以告邊吏戍卒今有單生大爵者
膠之諸生其言詳而實元儀敢以進之相
公幸垂訊其顛末使可採擇則以登津之
事委之司徒而使之兼統淮揚蘇松一帶

沿海之事以便調發舟師雇募舟楫事在
明歲之三月及今日而圖之猶慮其晚若
不肖儀于渡河渡海唯難者是命前奏記
中已言之略盡使得從同心之大臣爲壯
士之鼓倡可以使相公無東顧之憂然司
徒有言今日兩着當先以渡海而繼以出
關方爲至穩其言亦可思也相公已肩此
任一才一技皆當自盡于相公况關天下

之大計乎使
廟堂此意未決儀先執銳爲廣寧先鋒耳非
非此不能自効者也但虛實之着相公慮
之極熟先後之機司徒之言亦老臣憂
國之深思儀不敢不以入告單生者持儀書
而來不以藐書生而惜吐哺之餘幸甚

上王霽宇制府書

前者感知懷德思効一言于左右故專一
介之使奉候禧祉終恐以議論闊迂不敢
自盡計其端知其委觀今之局則明公之
意已昭然于天下儀可以効一言矣豈特
効一言哉逾七望八之巨公身待邊上帷
幄之元老輟細旃而就毳幕元儀生于世
也三十不足二十餘沐

天子之休澤已五世百年姓名塵

當宁之命用者七次不于此時自効其身更安
待哉頃南冢宰攝樞務謬以不肖爲可將
新招君子六千盡以委屬爲擬副將之銜
以統之儀逡巡而未敢任親知不識其意
以儀向辭明公大將之選今之辭副將固
其所也不知儀之七尺且付之
若父矣又何有官之崇卑哉使以官也則木天

金馬未嘗絕人儀身未老筆未秃何事不
可待而區區稱禡乎實以天下之所最急
莫如關外卽

留都所虞虞在海盜在白蓮教耳使其邊事
寧可以萑苻爲樂土綠林爲黔首也况明
公以逾七望八之年尚勞于極塞而元儀
之爲其門下士者年方壯反擁節旄居于
江南華禡之地此儀慚心羞影而必不安

者也况明公之知儀曠世之知也儀卽爲
知已死亦未有身居安壤而不趨所知之
危急者此一節之士之所羞爲而謂儀爲
之乎使恢復之計不決坐守修關逃將有
餘儀不敢自附于他人之後今旣不安于
坐守而欲漸爲進取之計則去年明公之
畫練車兵三萬步步爲戰步步爲營此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練車之事卽明公去年

亦欲責成于儀者也今不自効更何待乎
明公不悔宿昔之知則効死疆場出禦魑
魅朝端貴人或不見忌且清議已明明公
一訊而知之儀不望明公踐宿諾加大將
卽以孫豕宰見擬之官一當前伍移安爲
危移逸爲勞或亦愚人之心而天下之所
亮也唯明公不惜入告

吾君元儀藉明公以酬

國恩藉公事以報私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小揭呈覽

上閩鳳陽中丞書

元儀雖久伏林臯無由仰青天而睹白日
然從四方之士竊潤餘光非一日矣友人
費生幼輝喬生定侯每傳近刻至未嘗不
一日三讀夢寐以之思執鞭而無從今年
遼魴以來讀公車疏牘目踵氣咽未有如
大疏之深切著明也其一日三讀夢寐以
之思執鞭而無從更甚于昔焉竊聞

廟堂之論設險距守不踰榆關一步私心憂
之曾上書制臺力言其不可未旬日而得
讀樞相之疏知大計決于明公而節鉞之
命亦隨以之舉手加額北望稽顙爲

宗社慶儀迂書生耳然嘗言人所不敢言欲爲
人所不敢爲雖以此賈禍不顧也渡河之
舉去年之長計也但撫軍非其人耳唇敝
齒折言兩公之必不可用是時分左右袒

莫肯盡與之乃具疏請逮經略以爲撓

肯賣國者之戒無俟事潰則疆場去矣雖殺十
經略無益也當是時知拜疏卽有西市之
行然得從陳東歐陽澈于地下儀願足矣
乃疏已成而福清所擬會議之

肯已下初之會議爲欲撤經也恐不知者以儀
爲附合政府遂拂衣出

國門知屢薦議用之

明旨 在部不顧也及出

國門而知會議凡三變惜其疏之不上乃以
正月間復爲疏馳上託友人宋獻孺上之
及疏至長安而廣寧已破經撫已逃

朝議紛然獻孺遂不復爲上其稿至今猶在
長安也時在白下聞經略焚高監軍屍淚
逆腸裂乃設位以哭之而爲祭三忠文此
文出忠義之士亦頗爲之鼓掌而惡者滯

朝禍遂結矣雖然儀不惜西市一行從陳
東歐陽澈于地下者豈復顧彼已之子舍
沙之口哉頃南冢宰孫公賞其言排衆議
而將之擬以副將使統君子六千拱護

陵京元儀竊不敢也元儀玷名藝苑亦已久矣
宅不敢望三年一人棘闈必有一日之遇
卽白首一經而江南重舊名士以老書生
偃蹇林臯亦不寂寞困辱今欲使之兜牟

而襦褌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之洗庸
將之陋爲明公之先驅則死之日猶生之
年耳使擁旌秉鉞于江南華禱之地豈志
士之所爲乎伏念我明公旣當此任必亦
欲天下同心之士使共効其犬馬之力則
如元儀者使以怯書生爲天下勇士倡不
亦可乎故敢不避未同之嫌上塵清聽亦
仰知吐哺之懷勝于恒人萬倍也使不鄙

遺得爲人告則儀不欲効近日諸弁邀加
銜而出塞以冢宰現擬之銜使備前驅無
問廣寧寧前前鋒所及卽以爲首衝素造
車式不同于時甚適于用如可採擇使之
專督練成車兵步步爲戰想石畫之所必
及也小揭上陳伏冀鑒在

靖草 卷二

上岳石梁大叅書

東海茅元儀止生著

不肖之受知于明公豈非夢寐不及之事
哉世講葭莩之誼雖久而近然而平生不
過一兩面耳乃卽揚之

明廷雖言不售而儀之借餘光者遠矣自吳關
分袂問于齊魯之間頗有戒心竊悔昔之

執硜硜之節不得同知已于患難未能明
難進易退之義而先違見危授命之教撫
躬懷慚何可言喻道路所傳言如蝟起及
得樞相之疏始暢然于懷往在舟次謂兩
公之議論必合肝膽必照區區門戶不足
以撼共大事之懷此言庶不謬矣然榆關
節鉞不以見屬而以京卿爲後勁豈有深
意耶元儀棲遲吳會之間已卜包山之業

護
謬爲南中當事所強欲使以副將將新兵

留京嗟乎儀一稍讀書攻文事之書生一旦
使之兜牟而裊襠豈不挫英雄而灰志士
乎然儀不敢受亦不敢辭不敢辭者恐譏
處士盜虛名坐作聲價負名流之引拔不
敢受者江南雖多故尚未潰敗决裂丈夫
裂冠毀冕則冒前登入虎穴功成則封侯

不成則廟食耳豈能向福地貴人周旋唯
諾耶且知已以三十年甲第官不配德猶
身待危邊而始進之士反居重裊累幄之
內此志士之寧死而不爲者也今恢復之
議旣決則逃將必當一洗晦色開而天地
霽鼉鼓震而怯夫奮儀寧披堅執銳爲明
公前驅耳凡在軍旅皆將也但文銜則使
于身耳使儀盤旋帷幄之內坐觀成敗實

所不能一軍之文帥亦必高科之資格
之雖無赧容而世眼短淺且旣爲前驅無
擇利害卽使兜牟襦襜亦甘之如飴矣年
來敗將孰非邀進秩而始出關者儀願一
洗此弊先自儀始副將雖卑然此中旣有
成論則移安爲危移易爲難卽中朝貴人
亦或見亮屏之四裔以禦魑魅儀之罰亦
止矣如以爲功名之會不肯相假則請以

封侯之業讓言者自往此亦可明目張膽而與言也。樞相亦能知元儀者。今年福清書來謂高陽欲用子而恐不滿子之意。不肖漫應之曰。欲滿我之意則高陽之鼎第福清之庶常皆儀所能自了。不藉二公也。今肯爲一弁且不望大將不望府銜尚猶過耶。元儀雖至愚豈不知副將之不可爲。但欲索一善死地耳。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豈此之謂耶。凡赴關之人孰不辭丘墓別妻子。儀雖無妻子而老母在堂。幼弟未壯。顧瞻丙舍迴視墓田。傷心斷腸。誰可告語。然而爲此言者實以世服。

國恩恥大難而不與七勤。

明詔當一死以酬知耳。今天下士大夫縮項戰色不肯爲之事。儀一力自擔。又不高售遠索。以使人不可應。如終不見許。則非儀之

罪也儀可以見

祖宗于天上見先人于九原卽耕鑿空山亦自謂無負

明聖儀願足矣拜諸君子之明賜矣唯明公念之小揭上陳以便記室據揭作公移上之樞相可不一言決矣儀已移家包山著述之事窮晝夜以料理先爲可隱以待長往南中之事以其餘日略爲調劑亦不改初

服以負本懷稍稍有緒足以報此中諸公之知遇脫然入山可望不可卽斷不爲江南之福將以仰負知己也空函上瀆知死不擇音耳主臣

不辨音耳主強

南之副將以

文賦

知

與袁自如監軍書

祖宗養士二百六十年至于今危急極矣必有

一人為之報者居恒每念之未見也至今

日而知在明公矣明公已掇高第稱循良

需次言路之選

神廟以來言路之權兼君相而有之人之豔羨

雖居一日愈于已明公乃挺身從軍棄之

若敝屣明公豈遠于人情哉實擔天下之

重不復顧也頃見樞相之疏謂明公自請
改大將更卓乎男子哉古者文武之途合
故其權不待申飭而自重自宋分左右之
班而韓范諸公遂以文帥爲軍主西夏之
功終不克終日凌日弱兩陷于虜

本朝因之而

祖宗之時命將出師必將介冑之士八座在軍
止曰叅贊意蓋深矣然必趨之東流天地

所不能挽以至今日偏重至矣雖重將之
說倡于一二年之間屢屢

明詔旣諄且切然終不能勝也何也庸將之不
足重雖欲重之而不能也今以堂堂之監
軍改而爲之則其重自與經略等至于決
機之時無論文武必在前鋒此志士之所
不避而亦事勢之所必然也明公發其言
必當終其志矣元儀讀先人之遺書名玷

藝林亦已久矣去年有欲任之贊畫者肯
假以高科之資格儀不敢受也不敢受者
以既在軍旅而徒資口舌士所恥也王制
臺欲拜爲大將儀不敢受也不敢受者以
舊經撫在事恢復之策不決恢復之策不
決則無以盡其志也今何時哉出關之意
決于明公一人之懷

廟堂之上改志而相從屢敗之氣振于一朝

積弱之勢變在旦夕丈夫不于此時自効
更待何耶元儀迂書生也然當去年經撫
黨爭之日元儀一言以蔽之曰兩人俱不
可用請福清自督師而願身備前行福清
不能用也今樞相在邊明公爲將而元儀
既不惜毀冠裂冕兜牟而裊襠乃猶捧南
樞之檄立戟擁麾于江南華褥之地元儀
其非人哉願傾肺腑告之下執事稍得邀

同心之懷使以偏裨從明公之下風無朋
不從有德不孤破文士之積習洗庸將之
陋風豈不快哉卽明公仍以監軍需經撫
之擢儀亦以橐鞬于役左右上馬殺賊下
馬作露布儀竊任之矣樞相之知儀勝于
儀之自知然出關之議決于明公則用出
關之人亦必當決于明公惟明公矜其志
而與之共爲天下士所縮頸色戰之事則

天下士必有望風而應者矣

與葉問義贊書

去歲邂逅危邊辱承綵繾一言之知終身
以之况所知者不止一言而銜報者無由
自効于尺寸人各有心能無慚死頃見樞
相之疏極道薊鎮安危全藉長城萬里改
授專閫以襄重鎮此

宗社之靈豈持一士之喜哉然儀躍治之心未
免終宵不貼枕矣元儀七受

明命擬用東西皆不敢任者以貧賤之士非附
青雲而聲施則不能也青雲之士非素知
之于貧賤之日而欲望契于共事之時所
不能也今南冢宰孫公以

留都危于累卵欲以儀將君子六千鎮護

陵京儀竊不敢任者以危邊方有大役而一介
之士擁麾節于內地此鬼神之所惡而志
士之所恥也儀于木天金馬未曾自絕使

其裂冠毀冕兜牟而襦褌徒以

國仇未雪耳使又居于江南繁縟之地曾謂
心所安乎今儀不望効諸將故事先邀加
銜而後出塞願卽以冢宰所擬內地之官
移之廣寧寧前以當極衝藉明公宿昔之
知使得効尺寸以附青雲雖不敢望聲施于
後世而可藉手以解慚雪憤此儀區區之
懷望風而仰邇者也小揭呈覽

與鹿乾嶽職方書

長安道上兩接風儀以匆匆束裝未得從
容領誨而入夏以來知有視師之行此楊
虞坡從翟公之後再見于明公者也翟公
以無事行今樞相以危急而出翟公之品
槩猶在中庸而樞相之志意卽功業未就
而已昭灼于天下然則明公今日之行豈
特同于虞坡哉他日之所就不問可知今

復遺銓曹之選同督師而出置身危邊與
衆異趨元儀雖伏在草莽焉得不聞而興
起乎儀受擬用之

昔已七次矣科抄部聘亦已久矣而儀終不敢
任者以莫爲之倡無由爲和也倡者非倡
其連帥之任而倡其忠義之氣也今樞相
與明公行此草莽之士人人興起之日况
儀屢辱

明詔義當致死者乎頃南冢宰孫公攝樞務以
儀爲將將君子六千以護

陵京儀竊不敢任也不敢任者以明公方辭銓
曹之榮而就危邊使儀猶衆人之見則清
華一路亦未自絕何必兜牟而襦襠旣已
裂冠毀冕不向廣寧寧前冲鋒爲士卒先
又何以自靖于先王乎唯明公憐其志錄
其氣則此舉也謂之馳驅四塞得其所從

從軍無苦樂但問所從誰可也謂之屏之
四裔使禦魑魅可也天下亦必有亮之者
矣唯明公俯念之小揭呈覽

與王具茨職方書

不肖儀以家季父得從遊左右謬附通門
之末一晤芝宇卽圖束裝不及專申晉謁
從容沃誨愧悔如何頃從邸報見明公爭
馬帥之事色正詞嚴此非三代以後人之所
能辦也頃又見同樞相督師以出榆關一
片石今日始可稱吾圉矣不肖謬辱南家
宰孫公欲任以護鎮

留都之事方在逡巡竊聞恢復之計不覺其中夜而興也士既爲

國家戮力致命不于夷虜荆棘之中衝銳搗堅又何不從容藝苑守先人之敝廬朝吟夕咏澤車款馬不亦可冀耶敢以衷私布之下執事願以怯書生爲天下志士倡安坐江南擁數千之衆亦可以曲突徙薪蒙不見之功然而非其志也唯明公念通門

之誼憐志士之私爲緩頰于樞相之前士欲以其身爲

國家死而不可得豈不悲哉主臣小搢呈覽

與孫初陽叅畫書

嗟乎元儀之交初陽蓋一紀于茲矣雖然
謂之未交初陽可也往在壬子與初陽頡
頰辟雍當是時名相高文相摩耳及初陽
脫穎去元儀賤而不試日攻苦于經世實
學乃從長老先生聞初陽非今之儒也乃
欲請益而無由矣雖然元儀雖浪遊而初
陽之絳帳常在寒宗卽負笈而至玄亭亦

衣帶水耳乃十年來疎落如此元儀豈能
交初陽者哉雖然于今日而竊願交也初
陽已贊樞機當重任噓爲雲拂爲風元儀
豈欲借齒牙而聲施哉如此則元儀誠鄙
夫初陽又安肯與之交耶元儀請自陳其
衷由元儀去年在長安長安貴人如福清
如新城或欲以爲贊畫或欲以爲大將皆
辭之而不受乃拂衣而出因以舊經撫在

東舊督撫在西天下事無一可爲者亦戀
戀雞肋不忍其一紀之前與初陽頡頏名
場之意也今觀初陽毅然行又毅然受兵
曹郎其慷慨擔荷非一時諸雄意見所及
儀又何必不兜牟而襦褌耶南豕宰孫公
之知儀也勝于儀之自知其愛儀之文詞
亦甚于儀之自愛然終以慷慨擔荷四字
相勗勉欲使之不假一第自見已爲授副

總之銜使率新兵護

留都矣元儀亦豈真安吾之兜牟而爾襦誠
有感于初陽耳初陽在危邊極塞而我顧
居于江南衽席之地則初心之謂何已決
計出塞爲初陽前驅此非榮進安閒之地
初陽所知也則儀之求初陽齒牙亦非求
榮希安也初陽又何忍鄙之而不爲力言
于當事哉貴師王文水先生弟之昔交也

其不以儀此志爲非初陽亦何忍鄙之而
不爲力言于當事哉其顛末在小揭中幸
翁兄炤鑒

上李嵩毓少司農書

前肅一言上竇記曹計日度郵應已徹明
覽元儀雖困伏草莽然于宗周之慮未嘗
不一日而九迴腸也忽見樞相出塞之疏
不覺舉手加額爲

宗社慶今日之成敗利鈍雖不可知而天下有
大勢無拱手讓人之情理臣子有大義無
悠遊待斃之分誼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

能決之况于元老鉅公平舟之遭石尤碎
可立待長年三老愛其尺寸之力則理所
不出也父母疾必不可起謝巫絕醫嬉笑
以視屬纊豈人情哉元儀今日辱孫藍翁
之知己擬授副將使護

留都竊不自安請効死遼左以爲天下壯士
勸仰唯明公申元儀之志以申天下之氣
不自安其篙師人子之情元儀必能少効

尺寸以報知己使知己得國士以報
朝廷臨箋不勝仰亟

寄董見龍太僕書

時兼憲銜
出屯天津

自先生拜命以來元儀日伏深林無由以
容郵通然感知懷報雖土以爲腑木以爲
骸亦不能頃刻忘况元儀亦鬚目生動顏
如頰氣如虎者乎屯田之事元儀之素學
先生主其政元儀不得從命也如何今南
冢宰孫公欲以元儀爲大將將

留都士卒以護

豐鎬儀竊不敢任也何也元儀沉酣藝林二十餘載矣使不得與

明堂清廟之議亦可以下澤車款段馬自娛鄉曲稱博士老祭酒何至毀冠裂冕兜牟而襦褙使毀冠裂冕兜牟而襦褙則丈夫縱不敢遠冀古人豈遂出耿恭陳湯甘延壽班超之下而遂如庸弁巧吏營營于江南一片地如臥閣重閨空敗人氣骨耳願先

生憐此志爲從史于樞相使得充前行致身隕命得其所矣客有欲見先生附之作書郵非直爲人作曹丘也

靖草

卷三

東海茅元儀止生著

上南中當事揭

南京總統新營練兵未任副將茅元儀謹
揭爲寇在門庭

陵

京攸繫請當極衝以固

根本事元儀蒙

靖草卷三

南京兵部劄授副將銜職練募新兵五千
四百人屢奉部批兵足具

題實授已議往浙中招募四千餘人卽將起
行元儀力辭劄付請臥中軍官處身任募
兵俟其事竟卽脫身空山庶幾無改初服
矢志已定忽傳警報賊臨黃河徐州危于
累卵竊念徐州一破長驅中原則鳳陽

陵寢在於指顧之間今本處止有留守軍二千

餘人斷不足用若使賊氛不已震驚

陵寢譬如士庶之家舊居世業相近墳墓守舍
之人不顧墳墓任其毀傷豈所心安今側
聞身任此事者未有其人

祖宗養士二百五十餘年一旦有事皆畏死縮
避生亦何顏死當掩面元儀向之辭官蓋
亦自度其力今聞

國難安敢復恤其身如往浙中非兩月不能兵

齊恐于事有悞乞卽于沿江及廬鳳就近
招募俟兵已招齊卽趨往鳳陽教演守禦
庶幾南京之設此兵有救緩急元儀亦以
成敗利鈍付之于天以此局外間身爲戎
行忠義之倡以報七允任用之

聖恩以答三聘特拜之知遇伏乞俯鑒施行元
儀曷勝激切惶悚之至爲此具揭須至揭
者

上于振芳攝樞書

元儀素受知於明公今當明公受事之日
而適值妖氛衝突之時元儀若復如富貴
已足之人逡巡不往是辱明公之知也故
捐生請行已遍告于當事然舍生殉

國乃草野之私忠命將得人擊明公之大政萬
弗以久辱知愛不忍負其孤忠假借遲迴
致悞大計聞會議在卽復此冒昧上陳總

之元儀可以不出之人而自肯出天下後
世有亮之者元儀進退綽然若不假以事
權則罰不行不裕以資糧則賞不行賞罰
不行不可以一日居三軍之上此明公所
熟知不待儀言也元儀臨啓主臣

上徐玄仗中丞書

邇者半年以來老親翁旁午軍事元儀不
敢以私謁干疎闊之罪或能見亮于長者
元儀本以書生謬誤人知力辭不居蓋循
省自明不待人言也忽聞賊氛甚惡而
二陵孤峙莫任其責故早間具揭親謁聊以自
靖但捐生殉

國乃草茅一念之私忠擇將出師乃當樞熟籌

之大計如儀不可任斷不敢以親故求私
如進或有榮儀亦不敢冒昧以處儀雖至
儒至孱固不敢偷生以負所賦
國儀雖至愚極陋亦必不以趨死爲希榮老親
翁爲

國家大計自不以私干公但儀若不明告恐有
恃親冒瀆之嫌故聞會議在卽復陳其縷
縷唯老親翁鑒在



